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

「印尼音樂文化專題研究」課程
移地教學計畫

服務機關：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姓名職稱：蔡宗德 教授

派赴國家：印尼

出國期間：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8月12日

報告日期：2013年11月1日

摘要

筆者自本(102)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帶領本所學生進行印尼音樂文化之移地教學課程，行程中學習了爪哇甘美朗音樂，亦參加了開齋節與梭羅皇宮慶典，對於學生體驗印尼音樂文化有著深刻的感受。此外，透過與日惹安巴魯哥莫觀光學院的交流，也成功的締結了本校與其之姐妹校。

目次

目的	3
過程	3
心得與建議：	6

一、目的

筆者長期耕耘於印尼音樂，範圍涵蓋傳統音樂、宗教音樂、華人音樂、醫療民族音樂學等，並於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印尼音樂文化專題研究」之課程，為使修課學生親身體驗印尼音樂文化，筆者特於暑假辦理移地教學，將部分課程移至印尼日惹，期待藉生活於當地，探討印尼音樂文化，加深感受並反思台灣音樂文化之推廣與教育。此外，並期待透過與日惹安巴魯哥默觀光學院(Yogyakarta Ambarukmo College of Tourism)之交流，締結本校與其之姐妹校合約。

二、過程

日惹乃為印尼特別行政區，歷史上曾為日惹王國之首都，因其古老的歷史背景，目前是印尼爪哇傳統文化之重鎮，在其現代化的社會，仍保留傳統皇室文化，亦可於其人民日常生活看見豐富的文化內涵，其傳統與現代並進的文化特性，為筆者選擇作為印尼音樂文化教學地點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所 Tejo Bagus Sunaryo 校友目前任教於日惹安巴魯哥默觀光學院，在他的協調下，此次移地教學多於日惹安巴魯哥默觀光學院進行，並獲得該學院大力協助。

第一天安巴魯格莫觀光學院安排了印尼文化概況和音樂與社區營造之課程，以淺顯易懂的簡報與說明，讓大多為初次來到印尼的同學們，先有印尼整體概況的認識，包含地理位置、自然景觀、族群、語言、宗教、藝術文化等等，進而在第二堂課探討以音樂作為社區營造之媒介的操作與可能性。在尚未來到印尼前，同學們對於印尼的印象僅止於峇里島的觀光度假形象，而這兩堂課結束後，同學們對於印尼人文與自然的豐富性和多元性多感驚奇，而其厚植的文化內容，讓同學無不期待日後課程之進行。

於印尼音樂文化佔有重要地位的甘美朗(Gamelan)，是此行主要的授課內容。甘美朗音樂依區域風格可分為峇里島甘美朗、爪哇甘美朗和巽他甘美朗，此次教學因地域關係，以爪哇甘美朗音樂為主。爪哇甘美朗源為宮廷音樂，音樂呈現較於緩慢沉穩，在慶典、舞蹈、戲劇等場合，多可見其應用。本所校友

Tejo Bagus Sunaryo 是精通甘美朗音樂的傑出樂師，甚至能自行製做甘美朗樂器，為使同學了解甘美朗音樂，他先介紹甘美朗音樂的背景，包括各樂器名稱、五聲音階與七聲音階的分別、曲式的種類、記譜方式、樂曲的段落與反覆形式等等，再經由實際的樂器操作，讓學生學習爪哇甘美朗音樂的演奏。在 Bagus 校友的指導下，同學們從簡單的齊奏，一路到節奏較為複雜且依著段落變化演奏，慢慢習得爪哇甘美朗樂器的敲奏，不過在此同時，學生們也發現原來在其沉穩內斂的演奏風格中，仍然富有相當複雜的音型變化，且其中的節奏與音型變化並非學生們所習以為常的西方音階與節奏，著實讓長期受西方音樂教育的學生們花費了不少心思學習。在學生們學習的過程中，學校的印尼同學們聽到樂器的聲響，皆紛紛加入指導和演奏的行列，在觀光學院中，這些同學皆非音樂科系學生，但每一位印尼同學都彷彿是樂師般，能哼唱並演奏著甘美朗，對於他們，甘美朗不僅止是「音樂」，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圖 1：學生演奏爪哇甘美朗

除了甘美朗音樂的學習外，筆者亦帶領學生參觀蘇丹皇宮、開齋祭遊行、梭羅皇宮祭典與世界遺跡—婆羅浮屠。蘇丹皇宮每天皆有為遊客安排的表演，我們參觀的那天是詩歌唱誦(macapat)，唱誦時間長至二、三小時，由宮廷負責唱誦的工作人員進行，並得以替換人員，全程皆以古老的爪哇語唱誦，於蘇丹皇宮前室迴盪著優雅平靜的唱誦聲。此外，在皇宮內也得以看到一至二套古老的甘美朗，擺放於遊客禁止進入的廣場中並有著鮮花祭祀著，可見甘美朗樂器其重要與神聖的地位。

而世界聞名的遺跡—婆羅浮屠則有著最早的音樂演奏浮雕，因此也成為筆者此行授課內容之一。婆羅浮屠建造於公元八世紀，有著數以千計精緻且維妙維肖的浮雕，浮雕呈現了佛陀的生平與佛教因果報應的故事，其中有好幾幅皆

出現了樂器演奏的圖像，從圖像中，主要可分為印度音樂與爪哇音樂兩種形式。在浮雕的表現上，印度樂器是由半人半鳥的天使負責演奏，通常位於浮雕的上層，另外印度樂器也可見於由人類樂師站在浮屠前演奏的宗教儀式浮雕中；爪哇樂器則見於一般人民為大眾演出的浮雕中。就浮雕中呈現的樂器而言，可以分為體鳴樂器(Idiophones)、自鳴樂器(Membranophones)、弦鳴樂器(Chordophones)、氣鳴樂器(Aerophones)和木琴樂器(Xylophones)。因此我們可於浮雕中清楚的看到各式的鼓類、笛子、喇叭、豎琴、拍板等等，也可從浮雕中推測其樂團編制與應用場合。



圖 2：婆羅浮屠浮雕，可清楚看見樂團編制與樂器演奏

此行在日惹期間，適逢印尼齋戒月，故筆者特地安排學生參加開齋節慶典(Eid al-fitr)。慶典中，我們看到許多學生團隊參與遊行，並著以自製的服裝與道具，彷彿嘉年華會，人聲鼎沸，每個隊伍皆不停的重覆唱誦伊斯蘭教的清真言—「萬物非主，為有阿拉，穆罕默德，是主使者」，並搭配著自行設計的舞蹈和道具，有趣的是，我們看到有甘美朗樂器伴奏的團隊，也有搖滾樂團的形式，還有竹筒琴樂團，印尼音樂的豐富與活力在此慶典中展現無遺。



圖 3：開齋節中的竹筒琴樂團伴奏，搭配著小朋友唱誦的清真言。

此行最後一個重要的行程，即是參加梭羅皇宮慶典(Grebeg Muludan)，慶典

通常在爪哇曆的 3 月 12 日舉行。因 Bagus 校友為梭羅皇室的王子之一，因此在他的協助下，筆者與學生得以近距離的接觸並進入皇宮參與慶典。慶典中除了可見王室成員的參與外，還有眾多皇宮侍衛隊、軍樂隊、甘美朗樂隊等，儀式中可感受到其嚴肅的氛圍，也可聽到軍樂隊與甘美朗樂隊同時演奏的聲響，對於初次參加此慶典的我們，都是很難得的體驗。



圖 4：梭羅皇宮軍樂隊

三、心得與建議

此次移地教學內容，獲得參與學生的熱烈迴響，對於印尼音樂文化皆有深刻體驗與反思。我們看到了印尼人將他們的傳統音樂實踐於日常生活中，甚至電視節目上也看得到傳統音樂的表演，而印尼的小朋友從小即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每間學校也會有傳統音樂的教學與推廣，因此傳統音樂對印尼人而言並不陌生，甚至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反觀臺灣傳統音樂，至今仍處於弱勢的一環，且臺灣的基本國民教育仍是以西方音樂為主，我們的音樂課仍是以鋼琴、直笛等西方樂器教學，無怪乎傳統音樂會如此弱勢。建議政府可先從學校師資培育著手，教育老師們傳統音樂與其他世界音樂之認知，進而培養下一代多元豐富的音樂觀。